

# [用腦]一覺醒來，有人對我身體動了手腳

作者: 鏡斯君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## 序——致現在的你

「XXXX年4月15日，今天我遇上一個很奇怪的人，明明是大熱天，那人卻披著一件羽絨服，並聲稱是（空缺），噢！多麼可憐的精神病人，我希望那人早日治愈。我無視那人並直接急步越過，今天可是個重要的日子，我可不能出差錯。」……

「很好，（漆黑一片）完好無缺，一切都做好準備了，只要晚上的時候跟（血紅一片）見面就大功告成了，加油啊！」

……

「該死！才剛走了幾步，我又遇上（空缺），那人居然說（血紅一片），這不可能！（血紅一片）不可能做出這種事，不行！我要去看看！」

……

「電話打不通，可惡！啊！是（灰色一片），來的正好，是（灰色一片）的話一定知道的！」

……

「哈哈！我就知道！（血紅一片）不會這樣對我的，不過我真傻啊，因為（空缺）東跑西跑，下次見到那個（空缺）一定要抓住（空缺）。」

……

「好了，時機快成熟了，咦？那邊是交通事故嗎？真可憐，希望不會影響到我接下來的表現。」

……

「太好了！目前為止很順利，等（血紅一片）回來就可以進行最後一步，真期待啊！加油吧！」

……

「（血紅一片）為什麼在那種地方，（血紅一片）！那裡很危險的，我應該怎麼辦？」

……

「哈哈哈哈哈！！！！！！！！是（空缺）幹的好事嗎？哈哈哈哈哈嗚嗚嗚嗚嗚嗚嗚嗚……」

……

「你等著……」

……

少年默默看著上述的文字，開始回想起之前的事。

# 第一章——致不解迷茫的你

時間回溯到不久之前。

.....  
陌生的天花板，陌生的味道，以及陌生的.....身體？

少年盯著模糊的天花板，習慣性地伸手摸索眼鏡，卻摸了個空，迷迷糊糊的他向左翻了翻身。

「嘍！」少年狠狠地從床上摔到冰冷的地板。

「啊.....」突如其來的痛楚使他不禁呻吟一聲，他掙扎著嘗試脫離地板的懷抱。

「嘍！」他才剛站起來，就猝不及防地被掉落在地的被子滑倒了。

他揉了揉疼痛的膝蓋，連續兩次的劇痛使他的睡意全失。

他眯著眼睛朝四周東張西望。但是很遺憾，他可是集深度近視和散光於一身的男人，眼中的世界簡直是一片混沌。

「找到了。」他用手不停摸索著，然後摸到一副銀色眼鏡。

眼前的事物變得清晰起來，映入眼簾少年眼中的，是一間佈滿巧克力裝飾的房間。

接著他使勁搖了搖頭，嘗試回想昨天的事情。但隨後他卻一臉呆滯地站在原地。

因為他發現有關昨天的記憶，是一片空白。

但令他最震驚的不單單是這樣。

「咦？我是誰？」他不知道自己是誰，也不知道自己從哪裡來，更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。

他摸了摸自己的臉，很滑，很有手感，是活生生的人。

然後他不停撫摸自己的全身上下，這一幕要是被別人看見，他已經被送去精神病院了。

過了一分鐘，他對於自己的身體感到厭倦了，接著他的眼神停留在一本簿子上，封面寫著：天草啟的極秘事件簿（日記）

「天.....草.....啟？」少年右手食指托著眼鏡的鼻托，其餘手指則分別按在面頰上，這似乎是他思考時的習慣。

他不停低聲念叨著這個名字，猜想道：「這是我的名字？」

「雖然想不起，但是這個是天草啟的日記吧。」他看了看簿子上的「日記」二字道。

於是他翻開桌上的簿子，端正的字跡佈滿紙上，前幾頁的內容都是些普通的生活經歷。

但是他卻完全沒有印象。

「你不會沒有印象吧，天草啟。」

「哈？」少年張了張嘴，感到異常詫異。

因為剛才那句就是出自他口。

「啊！」他的大腦突然感到一下劇痛，零碎的回憶湧上腦海.....

天草啟，今年17歲，雖然他看起來是姓「天草」，但是他的姓氏是「天」，他不是日本人，而是香港人，但是經常有人搞錯，令他哭笑不得。

家庭背景普通，父母長期因為工作關係不在家中，甚少關心他。

為了得到父母和其他人的認同，再加上天草啟優於他人的腦袋，他的學業成績一直都名列前茅。

人緣關係普通，只有一兩個朋友。單身17年，根據他本人的說法，因為要專注於學業上，對戀愛沒有丁點興趣。

.....  
「我剛才搞什麼啊？對著自己的身體摸來摸去.....」天草啟敲了敲頭，然後看見地上的啤酒罐，懊惱地說道：「昨天的我是太閒嗎？喝什麼啤酒啊？！」

事情就要從昨天開始說起。

昨天是假期，天草啟暫時拋下沉重的課業，一直宅在家裡，專注於網絡遊戲上。結果被一個騙子忽悠，借了他的遊戲賬戶給其他人，然後他的賬戶直接被盜了，由於太悲痛欲絕，他直接從冰箱裡取出了父親的啤酒，猛的灌進口裡，借酒消愁.....

「不過.....喝酒會令我在醒來後失憶嗎？」天草啟歪了歪頭，不解地想道。  
由於是第一次喝酒，他不知道喝酒後會有什麼症狀。

「嘩啦！」不知道為什麼，他突然將日記揭開到最後一頁。

「XXXX年4月15日，今天我遇上.....」

.....

.....

時間回到現在。

「這是最後一頁嗎？」天草啟合上日記本，明明是大熱天，他的額頭卻佈滿了冷汗，呼吸開始不暢順，他大口大口地呼吸，下意識地遠離日記本。

「可是果然很奇怪.....」他冷靜下來後，回想著日記上的內容。

「為什麼日記上的內容，跟我印象中的昨天截然不同？難道這本日記不是出於我之手？」他推了推眼鏡。

「不對，從第一頁開始的內容都是我的經歷，我記得一清二楚。」很快他就否定剛才的想法。

「那麼是因為最後的幾頁根本不是我寫的？」語畢，他翻開日記本，仔細對比了日記頭幾頁與最後幾頁的字跡。

「也不是啊，字跡跟之前的一模一樣，也就是的確是我寫的。」

「除此之外，為什麼日記的內容好像殘缺不全？那些被塗污的內容是什麼？有什麼特殊含義嗎？是不想讓其他人知道嗎？」他隨手從桌面上拿起一塊巧克力，並塞進口中。

「但是又有誰會特意看我的日記本？」他納悶地說道。

他百思不得其解，當他快要放棄思考時，突然嘴巴不由自主地脫口而出：「因為「昨天的我」寫下了一些不想讓「現在的我」知道的事？」

「咦？」雖然對於剛才的自己感到奇怪，但是至少他有個新角度思考。

然後他很快又氣餒了。

「.....但是這樣不是很矛盾嗎？既然不想讓「現在的我」知道，一開始就別寫下就行了，更何況「昨天的我」自身經歷的事情他本人最清楚，沒必要故意塗去，不，考慮到現在的問題.....」

但是問題來了，現在的天草啟對於日記上所記載的事一頭霧水，他記憶中的昨天——即XXXX年4月15日跟日記上的事完全不符合。

他的眉頭越皺越緊，大腦中的記憶很凌亂。

「嗯.....」大腦傳來一陣陣劇痛，他雙手抱頭，臉上流露猙獰的表情。

「你趕緊想想！現在正是關鍵之處，不能被疼痛中斷思考。」他又不由自主地說出這句。

「對了！那個日記上提到的怪人！日記中「昨天的我」就是因為遇上那個人，才會發生一系列的事情。」他莫名的有一種自己想對方向的感覺。

「為什麼提到那個人時，日記上是直接空缺？就像從來沒有出現過？代表抹去痕跡？」他再次翻開日記本，順便再從桌面拿起幾塊巧克力扔進口中。

「是因為「他/她」就是「昨天的我」不想讓「現在的我」知道的人嗎？」想到此處，他又莫名其妙地感到不對勁。

「等等，既然「昨天的我」要特意將他的經歷寫在日記上，就表示他並不是想隱瞞事情，相反是為了讓「現在的我」看到。」

「沒錯，繼續想想，到底是誰想隱瞞你。」他低下頭，喃喃自語道。

「也就是說.....對日記動手腳的另有其人，很大機會是「昨天的我」所提及的怪人。」

他擦了擦額頭的汗水，把蘊含汗水的右手伸向巧克力堆，順手抓起一大把巧克力，猛的往嘴裡塞。

「但是「他/她」直接將日記銷毀不是更好嗎，為何要特意留下它？」他的手指不停地戳去桌面，發出「噠噠噠」的聲響。

「莫非那人不是不想，而是不能做？而且那人的目的到底是什麼？更重要的是，他到底做了什麼？」他像是一頭失去理智的野獸，瘋狂地抓起一把又一把巧克力往嘴裡猛塞。

「他對我的身體做了什麼？」

「.....」

「果然我整個人都很不對勁.....」天草啟停下抓起巧克力的動作，隨之把目光投向一片狼藉的巧克力堆，臉色大驚道：「居然耗光了我八成的巧克力！又要花錢補充啊.....」

每當他在思考問題時陷入瓶頸，他都會習慣性的進食巧克力，以幫助思考。

另外，認識他的人都知道，他對巧克力有著一種常人難以理解的執著。

「唉.....真麻煩.....」他以一副幾乎虛脫的模樣躺在床上，「現在我腦海中關於昨天的記憶，大概是那傢伙灌輸給我腦海的假記憶吧。」

「呵呵.....」他用複雜的眼神注視著天花板，那是一種難以言喻的眼神。「真是惡趣味呢。」